

潘南文初集

五
弟
昭



潘南文
初集

丙寅八月
談國桓題

藩南文初集卷七

啓 書 序

藩陽陶明濟序

家嚴七秩晉一徵文啓

家父化南公年逾古稀且晉一矣以夏正七月十三日爲誕辰潛欲稱觴爲壽因以爲祝 父止之曰

勿吾聞古人之壽其親者豐其才藝砥其行能使國人稱頌然曰有子如此可以壽也矣若向歆之經影固之史庾氏有子曰信以昌其文杜氏有子曰甫以昌其詩是所以壽之者邊汝葛祇吾之訓勗而學行於古人萬之中幾其一則壽吾也不亦多乎潛謹受教旣而鄉里馳書戚友固請囑潛纂叙概略以備徵文之資潛以此意爲請 父乃不得已而領之謹臚述之如左

吾家世居藩陽南之荒山子後徙居上高士屯 父幼而穎發神識淵涵時棟宇初託井臼粗備家運未亨而 父未嘗以是廢學讀書於村內之寺距家數百武夙興而往心不恒懼星月光中執書以香炬燭之辨一字則印於心得一句則澗翻於口及抵塾則思之爛熟如瓶洩水矣師驚其敏而不知工力之卓也性尤堅定同塾諸生多戲誦博 父心鄙之而不與未幾爲師宮君所覺長跼者環羅 父獨

高坐誦讀不蒙其罰鄉人皆洒然異之業師車君山左人解館歸以筆硯贈 父曰他日必達到此所

以志也次年乃就傳於下樓子村李宅以相距遠卽止宿彼童年睽鄉殊無戚戚之色而土饔寒茹斷齋畫粥亦安之若素境日盛學日進年十三已舉六經執筆爲文則有法每休沐日歸省侵晨道途間四山俱黑林木蒙翳狼虎怒嗥聲震崖石不爲之動定力如此是年以 先大父命應官學生試時盛京將

軍興禮部侍郎會考試日貴戚之子弟鷹集華裾美服交相誇飾

父以寒素介於其間又最幼是於

疑年而問姓名者相環須臾節帥臨蒞各部堂官均列坐旗民各要員司擁以侍堂皇隆赫冠裳聯倚威重崇嚴諸少年氣爲之奪口喘喘而不能誦筆瑟縮而不能運遭駁斥者多

父從容占對執極而流

節帥以其年稚反覆發問無不應之如響歷試告子及尙書毛詩隨方肆應無片言之舛各官俱動容遂獲上選華纓金頂鄉里榮之年十八學日閱肆凡制藝及試律咸精其能嘗賦以風冬詩警句爲人所吟諷應欲茂才之舉而先大父以家境未豐之故意在入旗挑缺而不忍卽言父知之乃舍所志而從

先大父之老亦以入旗爲請於是絕學捐書從騎射襖被蹢躅初入省垣視彼趨踰酬應殊鄙薄而厭苦之晝御扶拾夜親簡編不改其度而加之以敏以前鋒在將軍衙門兵司充司達文筆宏通楷法戎削爲

長官所重視副都統某公特邀至署爲繕章奏同輩均羨爲異數父不以是自矜晝治文書夜仍刻厲

摩研簡編更留心當世之務舉凡典制規法風俗文藝故實以及方外諸乘嘗蒐集所聞彙爲一編條理井然議論高卓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皆彼時蓄積日力申旦不眠之所成也惜於庚子之變遺失矣

性任俠展意無所依回尤篤任卹之義里有販鷄卵者至城爲門者所厄既取其物不予其值更擲之以掌父適見之立梓其人至軍署步營司代訴於其長官乃杖之數十呼囂噉然其同類乃肅與鄉

愚不敢再事欺詒尤敦友愛與

先叔厚田公誼如手足輔導裁成無所不至

先叔年幼在城讀

滿文值萬壽節俗謂之皇會在撫近門外演劇舉國若狂車騎雲集

先叔課暇偶來游觀適有某貴

官眷屬至儼從甚張

先叔避之稍緩豪奴數人遇以非禮并將捕逮

叔吞聲飲泣惶遽無所正

支梧之間適有好事者至軍署告

父曰汝尚治公乎汝弟爲人所辱矣

父聞不暇致詳投袂起

蒞塲則萬目睽睽千聲鼎沸

父乃自人叢中入見先叔正爲衆所牽持乃義憤闔胸一揮手而數人

俱仆羣奴乃呼其儕輩至繼之以杖械勢如風雨

父獨立不懼赤手搏擊衆莫敢近適有軍署步營

司某軍官率隊至大詫曰樹君被圍我當救之揮衆而上傷諸豪奴頭而漉漉然奴鳥獸散當時商會粗於某勢要欲坐以罪乃遽令停演名之曰札戲一時全城震動以爲自有皇會以來戲無人敢札也 父

從容携

叔歸旅舍

先大父聞之急自屯來省戚里交好皆來看視以爲罪在不測至有向之垂

涕者

父夷然不以爲意事間於上制軍與五部堂官及都統府尹共議此事所處置各部堂官右其

僚屬皆曰樹某敢闖皇會必宜繩以法制軍默然乃向兵戶司掌印協領某公垂詢此事原委某公以實

對制軍毅然曰携眷觀劇招搖過市已非所宜縱奴毆人尤干紀律樹某救其幼弟無所爲非此事作無

庸議可也仍命照常演劇諸官禁豔莫敢言者全城人間之皆誦制軍神明焉諸寅僚親友代商會向

父請和解然後開戲并請 父在萬壽牌前拈香

父不肯曰札戲者有人在吾何爲拈香拂衣欲去

同事文君笑曰何必爾吾能之變齣拜起加敬恭焉耳人爲之解頤事遂已至今城鄉人猶能道其事者

嗣在法庫門捐輸局充辦事員委某君舊與

父爲僚友至是乃以長官自居

父心不能平而未

言一日

父執案牘請其書諾某高坐不起

父乃擲文書於地奮然而出某氣奪託人解釋陽爲

無他而心實忌之借於總辦前一夕之間令繕文數十件

父知其然附之一笑脫手出不愆所期然

自爲之昏眩矣其尙禮貌而任氣有如此者嘗在軍署問

先曾祖母病劇乃購甘旨具珍味及所落

之資以歸人尤之曰病急矣何須此胡不揔枹榔臺之市而市此爲

父曰預凶非禮終之一字非人

後所忍言倉卒乘杷里歸中途遇盜三人皆乘壯馬執短槍以之指

父曰速下以所有來可全而軀

父婉商盜不許不得已罄所有與之盜滿載而逸

父乃至村營司候徵者責以獲賊且借鞍馬與木

挺挈之絕塵而馳頃刻及盜盜仍出槍以擬

父視其槍則短木而裹以紅布胆益壯氣益奮厲聲叱

之其一墜騎其二爲槌所傷盡得所失以歸盜瞠視無如何聞者豪其氣憚其險

父曰昔日彈之縛何

羅純以氣勝何險之有然吾非以祖母病需甘旨之故亦不爲此也至家

先曾祖母病已瘳殯乃禱

於神并以檜梨之屬進曾祖母既欣孫之歸又邀神之祐疾若失竟延年數齡聞者以孝里所感清光緒

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挑驍騎校員缺與選者數十百人父善騎射持弓矢審固穿的洞鵲易若拾芥於是

五發五中比三次無一矢之側軍副兩憲皆歎贊時有同選者某亦命中與

父等殿最莫定制軍乃

命予紙筆各試公事一通某乃執筆汗出哆口莫能道一字

父則伸紙揮灑程式既合書亦工乃以

缺屬之父先是

先大父朗山公承修蒙古家廟積善寺鳩工庀材脂膏不染宵小爲蜚語以中之

大父慨然曰吾如壅利此次選缺吾子必鵬程吾如無他則必中選既而

父果選取於是爲蜚語者

消沮而嘆神明之不爽焉此事

父知之而未嘗言後錫聘之先生爲濬言始知之當時某退而折其

箭曰挽兩石弓何如識一丁字也或曰君休矣事理不曉之無不識何以官爲引見後補授岫巖巴爾虎

驍騎校邑多山而僻哦松嘯詠意殊自得城守尉家公宗室也靜而尊獨遇

父以禮有事糾紛或格

於例則必推誠諮諏

父感其意亦就所聞以匡之

父在軍署久一切典則熟從而營畫鮮有敗

事家公每宴必與除苛禮笑語如平生惟同列嫉之而無如何佐領某羞而貪且遇事專父怒而詰之某懼乃以利潤相與 父曰吾所應爲不能不爲豈性利者盡却之某益懼 父之直乃反其所爲

同官湯君性荏弱其所屬領催兵等欺之一日湯君有所指責衆乃謾罵且推出門君忿而病 父視

之曰吾無所得活矣詰之以原委告父怒曰如此成何體統必有以懲之君其無憂歸而爲通詳解致其罪詞甚厲衆知之懼甚託景君偵之且爲之道地景君至謂 父曰湯某之事君何必管 父曰吾

嘗用僚敢不盡心焉得而不管乃據理以詰且出所爲文書示之景語塞曰吾令諸人向君謝罪何如父曰未嘗午我何罪之謝曰然則令彼詣湯處謝釋憾而加禮何如 父曰能如是乎吾又何求湯君既

得此旋其面目病立起次年家公委 父爲大孤山臺官孤山濱海番舶往來夷錯雜官是者一不

慎則不幸往往有事向例恆以資年深入者居之 父得此人以爲異數初蒞任奸商滑胥心易之怵

之以利則拒陷之以術則察至無所開其喙心以大服而用命維謹焉每有海船至必嚴稽之至有納賄而乞免者則必繩之於法毫無所私於是供役者皆畏而生怨然奉令實行無敢呂鉅者邑有孝某廉專以挾官分潤爲多至是無所售其技其門生故人多有貴顯者矯虔肆詐仍無所憚 父思有以懲之而

未言會某議二建文昌閣於海濱之山上不謀於官即從事建基 父怒以海口重地建閣於例不合且

妨害瞭望如有番船出沒誰尸其咎擬稟計於各憲某大懼而請罪父意解諭之曰汝本土類而爲所不得爲令人呼之曰卯君辱人賤行已甚矣何不砥礪廉隅速飛以去乎某曰謹受教後卒爲善士孤山屢屢多乳泉海天萬里碧波無除涯 父暇則與僚友登臨賦詩偶然有遠舉之志論者以至有此官未常

有此人也任滿歸吏民懷里若有所無仍在岫任事光緒十八年六月選蒙古公中佐領員缺五矢皆命中且以考績之故得選引見後補授盛京蒙古正白旗佐領前任巴公性嚴而峻其子尙雅真先生方爲

京官聲華奕奕旗內之事往往不主故常破崖岸而爲人以爲極盛難繼矣而父任事旬月人以大和

不必肝衡振色而諸事亦辦先大父時在將軍衙門任差以性剛直之故羣小或擠之父乃力爲周

旋得調摺本房終日靜坐啜茗行所無事乃喜曰有子如此可謂孝也矣先大父以解鹿差赴京既

歸車價於某地多言者故侈言聞於父乃不告於家策騎行風雪中擬千里省視手足爲之瘃中途

遇先歸者告以無事乃候於旅舍與先大父同歸善騎雲雖雷駘御之帖然嘗與大父騎而歸

大父乘之馬殊驪悍乃改乘則馴擾請大父再乘有憚色也父笑曰豈有子詒其父者大

父再升騎則急如風而穩如舟矣父嘗曰駕馭豪強猶此馬也暇日游衍於城南遇日者包某以年

庚相推詫曰君翰苑中人也胡爲在此父笑其誕而明其不然包笑曰君十八歲轉心徙業焉得而然

推算他事多奇中父爲感慨者久之性敦篤睦嫻任卹同於戚党里有因竊入城者則爲之東道

主公退之暇必與之愜然道故申旦而不倦既不拘勢位妄形爾汝殊得真趣光緒二十年間本村人張

姓偶買驃馬貪其值廉未暇問其所自來適有承德縣捕役某偵爲賊贓多方羅織鄉愚易欺陷其鉤距

乃以自誣於是殊連無辜至數十人之多全村爲之震駭而慄慄然距恒其兇威莫敢置辯孺號呼雞

犬不得寧所親高君曉淵侵晨來城見父詞色倉皇意滿口重詞爲之不流父問以何事至於如此

則曰君必相助始可以言否則不能歸也曰趨言之赴湯火義所在吾不懼也乃述其顛末父爲之

扼腕時

先大父在堂性嚴而慎

父不敢以告乃代衆策畫於是村民始敢來省辨訴時常局以

剛猛爲政得盜則置重典其涉嫌者多鍛鍊成獄有職官者尤愛惜毛羽避之若浼誰肯援手

父仗

義執言不稍顧慮同官或危其行或迂其爲然仍不渝於志時軍署承審者某與

父素好乃諗以此

事原委代爲申辨抑曲某素重父乃推情引律平反此案諸村民或立釋放或由重辟而從輕免捕役某

見 父赴旅舍與諸鄰耆寒喧則大擺謁而求免

父痛斥其謬妄且責其佐證某語塞

父曰

衆怒難犯汝不能自了恐誣良之罪國法將不能爲汝寬某長跼求教曰汝既能入人於罪豈不雪人之

枉解鈴鑿鈴善自爲謀可耳某愧悔之餘天良激發不敢堅持攀誣於是案得結否則與大獄殺無辜冤

伏陵窘禍目不測也事後里人感之次骨 先大父始知之驚其持義而惡其凌險合村人送正大光明

扁額却而不受曰爲善近名不可爲也

父任職恪惓爲上峯所重委署巨流河路記呂於省城號曰

耳城素難治吏屬往往挾持長官玩愒疏懈有事則入告官往往受懲撤乃僉張任是職觀白署空占紙

尾維謹不敢更有所問而催科緝捕又無從取辦識者以爲畏途父蒞任事必躬親權必已出吏懼其嚴

而又無所挾持久乃趨期赴會不敢詆譴置詞宅嗣年任滿復署撫順路記時撫邑人多嗜博僉維盧絕

叫聲相應和官不之禁習爲故常且有分其資以自潤者 父至一反其所爲悉禁絕向例南門不准

出柩有豪民故犯之乃令吏曉禁民委柩於道

父怒立械繫將執法以繩民懼而籲請遂釋之自是

街市秩然無壘互契需僮車僮人之虞矣奉先大父諱見星而行奔哭柴瘠一中於禮光緒二十二年蒙

軍督部堂依奏派署復州城守尉缺素繁劇

父年三十許民易以年少未必更事也治之期年民以

大和折獄以神明稱有張姓以墓田爲豪右所侵三喪未葬涉訟十餘年歷任官畏豪之勢且利其財則不直張父知張之冤無所訴乃立雪之暴露者得以報而藏焉他類是者不知凡幾時濟年幼不能識

父守耳鳴陰德之戒向不肯言故無從悉書有牛昌高某邪誦誦欺害善言素取官中通聲氣憚 父

之嚴正思乘機抵隙時有當商始業送例規五百金 父以其非禮却之某乃以是聞於大府制軍依

依公知父廉謹仍交城守尉查明稟覆某乃大窘 父與知州許某會審某長跪祈免 父不動聲

色詰以所納何賄所付予者何人則風影詭語一無所有惟叩頭乞恩許牧亦代爲屈膝乃責以戒尺從

此士風一振而番宇賤儒爲之絕迹焉任滿歸次年又奏派署岫巖城守尉岫巖爲 父所舊遊昔日

同寅一旦變爲堂屬均意父性素嚴必將盱衡高坐以長官自居而 父憮然道故應接以禮無倨容

皆心折服一日入署治事佐領某君曰我公前有一言某尙能記公嘗曰尉憲中坐九旗官旁列於禮爲

不平云今日曷改旁列爲平列以錢前之言乎 父笑而許之羣以驩欣除却苛禮焉知州某特與援

意殊倨以 父仍如歷任官之易與也及見父嚴氣正性學識通達之不可侵犯也乃謬爲恭謹卑貴

謁請而心害其能里有以中傷之時有詞訟在州不能平者尉署則平之而諍結之於是民皆逕赴尉署

州門可以羅雀某心益不悅爲蜚語問於制軍時制軍新許參某要員中引事有 父銜名於是昧者

不察則以登白簡相告某州牧殊自得 父心夷然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邑人問之以爲大戚曰

如此官而可以參乎未幾皆知無是事羣情乃安 父執義不回臨事不懼者多如此時中東之役危

難纔過人心浮動一日晚訛言寇至商欲罷市 父以軍法鎮懾登授兵陣未幾復常時州牧託故赴

省獨支危局心未嘗惶怯也滯外家在岫所親偶至署詩酒欲留連而未嘗敢有有干請者人以爲難州牧某既解任素無惠政倭之者爲去思碑書公正廉明四字建於署內邑人不平以不稱其言且非出羣意衆數百人至署欲仆其碑而加辱焉某惶遽怔忡知措不伏而不出聲勢洶洶幾成巨變時 父正

送客至鄆門邑紳訴其故請爲開解代某州牧釋憾

父曰安民吾之事也憾於何有乃向衆民曉喻

衆咸泣圍立解州牧來謝鑿鑿雅拜不復如前之踞矣因是乃得携囊橐而成行吏民乃以公正廉明之扁移贈於 父曰必此乃稱以紀實也以城垣頽謀脩葺之百廢具舉任滿歸次年將軍增以蒙古博

多勒嘴台親王旂法庫邊門外一帶七十四屯爲某蒙王所借佔拓民墾地違背原約一案派 父與

前海龍城總管依公會同查辦携帶員屬赴昌圖與知府及康平縣磋商辦法此案情節糾紛不易解搆前將軍裕依二公屢派幹員均未成事以蒙人言語不達而兩王勢醜位等莫能相下查辦久員懼涉偏袒苟且塞責不肯始終其事至是理藩院履行文制軍促速查明結案 父奉檄即行不稍留礙至昌圖兩王所委之員多至十餘人皆冠珊瑚頂服儀甚盛 父於此案已悉其癥結嚴詞詢計皆中肯要初

猶抵牾既而心折駭服不敢呂鍾依公人篤誠素不親事每有所言必

父先爲詔之乃能舉其詞心

以爲忤端居默坐一聽 父一人指度於是兩旗爭端以息取具切結更換文約十餘年之懸案以之結束事問制軍稱善者再知府福君性通脫衣冠容貌有足駭者於官同無所不狎侮獨 敬父每肆恢

誕 父一言即斂迹

父嘗戲之曰君知吾調制軍何所云乎吾如繩君之美則可以蒙上計吾惑君

之過則必膺上罰敢不敬我爲福笑而唯唯蓋止氣直聲臨狂易者亦嚴憚也歸途拳匪勢方張迂道而

行卒無所害會庚子亂作避難歸高士屯潰兵悍匪蜂屯蟻雜中途有相厄者語以姓則曰此廉吏也不
可犯時風鶴頻驚夜不得一薦而城鄉之逃竄奔避無所歸者皆於我乎主屋不能容則結棚列臥每
日口實米至數石皆 父一人供給其有曾任顯宦囊橐充盈者 父爲之保障不逞之徒雖黠利

而不敢動畏父之義也

父鑒於情勢乃糾集鄉團置器械嚴斥便築閘入保得勇數百人賊不敢犯

隣村有張姓者薄有資蓄爲盜所縛將割刃其胸其戚奔走號叫乞援於

父衆以未犯已不欲樹敵

父不可於是開鎗斃盜數人釋張而逸於是各村震其聲威遠邇帖安有懷子某素無行以時方亂更不

忌

父斥逐之則挾鎗相向

父手無寸鐵毫無懼容持義益堅聲色益厲潛時在旁駭懼甚某卒

屈服不敢支吾又有某在鐘樓鳴鎗時

父携樽由會歸過樓下彈從頂過黑烟蓬然

父怒立斥

之其人俯首承罪自後肅然未幾有謠言潰兵千人在朱家屯屯駐宣言復仇必舉吾村民盡殲之於

是村內皇駭奪門欲逃

父立止之大聲警曉衆不敢動乃卜之以安衆心

父精邵子之學衆所信

焉用以鎮靜其心兆吉後果無害擊潰匪得遺贓某欲有之

父命存之公會某某二人以語詆訾至

舉鎗相向

父一言而解全村雞犬無驚童稚晏眠者

父之力也未幾亂事平

父回省有劉

姓者隨寓省宅一日蒼皇欲哭曰吾不生矣

父問以何事則曰吾百金潰失院內不知首誰氏手吾

是以泣

父笑以巾幅擲之曰是若物否其人狂喜以古待人還金者復見於今日矣又二年軍興例

辦軍政時亂初平典制蕩然

父襄兵司印軍塔公以舉辦一切設施不愆於素弓刀戈矛鏐然成列

與承平時等人皆一爲敏及較射

父擅弓馬彎弧控弦周旋中平規矩增帥特加闕誌舉劾有加是

冬以廣寧城守尉顧新民知府爭持權限委

父澈查

父携員司駐姜家屯時尉府兩官爭相結

納

父皆詎之秉公查勘折衷以覆兩官均免處分事遂已防軍軍官某素驍悍白晝血人暴抗隆赫

父遇之以誠接之以禮甚相得飲食權叙祖餞不忍別視季龍如鷗鳥有同然也是年冬復蒙制軍增委查辦內蒙古達爾罕王旗荒地事宜有吳玉祥等數十人爲案中債戶王旗昔貸彼之欸指采哈新甸荒質予照以証而數年之久不允開放荒地乃控於理藩院院咨盛京將軍查辦歷委道府要員均未得要領 父奉檄時已隆冬風雪中抵鄭家屯案中人從者皆至 父審其照信無僞又由昌圖府調卷知

案情原委乃由鄭赴達爾罕王旗途多盜警乃從駐鄭統領吳公借馬隊百餘名擁衛過行行沙漠中數日乃至訪達王王與其太福晉晤於其邸以案相示初詞色甚峻 父乃命譯者出其照將此案原委臚

而述之本未具詳軒豁無滯福晉與王均開晤且喜其濟時亦待側王優禮有加日饋以牛一羊豕各一贈名馬二匹自是荒地始於開放吳某等感之次骨以數萬金爲壽立却之歸謁制軍制軍喜曰君以佐領而能辦事將來協領有望矣 父遜謝次年又有英誠公銘勳者以公府地在開原界者爲僕役盜

竄請制軍查辦制軍又檄

父往勘至開訪城守尉明公虛齊明適外出

父疑其不納也嚴斥其

關者曰汝主人不以公事爲要踞不見客吾必許之歸邸舍明答拜且道歉則釋然曰吾以爲禮也他更何求於是合宴會審諸點奴畏 父嚴明皆首服於是公府地得免盜賈銘公感激遣以古硯篆刻

辭不獲已乃受之曰拒其誠是不近人情也光緒三十年蒙制軍增奏派署開原城守尉時日俄戰事急砲聲隆隆然冒險蒞任前任明公以兵亂未成行乃寓於衙齋僕從使役資糧食飲一一供之明在任數載

申崇頗豐乃代爲營護交友終始不渝有如此者接任後首提倡練兵時尉署制兵多皆竊鎗械亦朽鈍
申徹簡擇卒伍以整屢費籌策始有的款人多迂之未幾巨匪千餘名薄城所有兵皆出城勦捕城防空
虛乃令制兵登城防遏聲勢爲之一震賊乃逸日軍至境供張儲待敦睦隣之役日本大山元帥野津大
將以次諸將官均甚相得張宴相餉持紙索書幾無虛日有領催永某者爲日軍所捕謂其通敵將斬之
父使人持名刺向角田憲兵官爲之緩頰立釋出乃得全其要領時人皆攝於勢未有肯言者卽言之亦
無效也某軍官擬占尉署僚屬多欲讓之

父獨不可某至邸第露刃相挾

父厲聲斥其妄欲執

以見其統帥彼懼乃已論者以爾時中國官從無此強項也詎知縣楊君會案發摘如神楊心折每事乘
請益焉二十一年解任歸制軍趙又委署熊岳防守尉岳邑擅山海之勝政簡事少暇則嘯詠自得常乘
馬傍海絕塵而馳從者色駭而不知

父善騎固未常墜也邑東龍虎山有洞豁然石室幽奇四足魚

尤特異暇則携幕客率騶從潛亦隨待登高賦詩至至妄倦焉前尉某以事去任後得復旣返岳氣甚張
不謁而逕接印

父惡其踞而不之理某乃計之制軍制軍竟不直其言某無以爲計諸僚屬向

父諳和謂某以所得徵收之半相界

父曰余所爭者禮非以財賄彼以腐惑而嚇鶴雖多見其不知

量也一笑而罷平生任氣多如此次年制軍趙委查辦容親王府地事宜駐新民府屬對頭灣督率員司
勘丈地畝諸村民始則聚衆抗丈多至千人聲勢洶然封堆柳隄間萬頭攢動不見其際從者及界官等
多震懼

父不動聲色諭解之羣以爲不可撼也乃紛然鳥獸散至夜有驪網四隊載萬金以爲饋獻

父怒立揮之出從者皆怨以吾官之迂也衆旣不能相挾利又不能相誘羣情乃睨事已制軍賢之奏保

候補協領并委署鑲黃旗滿洲協領是年制軍徐東來始改行省以將軍衙門地址爲度支司辦公之所十四旗六十六佐各官聯名請保留詞旨激切而莫敢爲首羣推父領銜或以爲危以鑑級爲慮 父

夷然許之且戲曰表率羣僚大是榮幸事書上制軍果怒然卒無害是歲丁先祖妣憂哀如禮宣統元年蒙制軍錫擢陞蒙古右翼協領選缺之日制軍不詢以言亦不試以文詞卽秉筆以 父擬正權要者

或以爲請曰資序勞績無出其右者又何必問次蒙制軍趙委督修昭陵工程班倥奔走漢兼運斤材木堅實無所私焉三年革命事起有倡爲而響應者以勢要怵於父 父以其擾亂秩序而事亦非吾儕

所當爲乃馳書拒絕之其人怒曰信如其悔也 父曰守正不阿何悔之有事發皆罹法 父

獨不受株連人以爲卓識馬民國十年十月奉 大總統令轉蒙古左翼協領家居課孫不營世事

課詩文之暇則作楷書年近古稀目光銳腕力停勻猶不減少年時嘗書趙甌北集五十卷愛其詩以於蘇陸且版本難得也內經素問靈樞二函取其濟世也其餘尚有廣雅碎金諸書潯擬將來影印上石以公諸世年古稀且晉一神明不衰持家政應俗務無厭敷之容潯束髮受書讀五經三禮三傳等籍皆父所口授薄有文詞亦 父所手教惜乎薄劣未能昌 父之學所用自慙者也茲當七旬晉一壽

辰謹述行誼之晤伏乞海內

鴻博錫之壽言則幸甚矣潯謹啓

與孔教會陳君重遠書

蓋聞輔世長民道行而俗美體國經野教立而化成是知道之與教如粟之與帛有資於人無容偏廢其

爲用也經緯天地錯綜人術彌綸覆載不可爲外焉原夫生民之始還胚稊率性以遊林林總總交爭
揆門慘懷度劉聖人有作然後制刑政以詰誅暴慢作禮樂以綏服俊良甄範衆生簫勺羣惠故道者如
徑路可行而教者則指導於正軌也在昔姚姒以欽明敷塞宴之化湯武以弔伐成順應之功此皆有德
有位用能修道立教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也若乃尺地無有一民莫臣生洪水猛獸之後當世衰道微之
時而能洋洋聖謨彰其嘉言秩秩大猷傳其至道智周萬物德賅萬世如宣尼孔子者豈非凌雨露風之
蜚幪虐世苛政之郭廓哉我夫子以天縱之將聖爲生民所未有騰跨百伐孤絕一人絃麟室龍生有異
徵陳俎絕韋幼而嗜學乘田委吏不卑小官釐廟陳庭皆徹上智商羊萍實難及其博聞欬器金人當師
其妙喻至於化行中都威彰司寇墮三都以褻亂臣之魄誅兩觀而正曲士之心投裘釋魯之疑夾谷拒
齊之暴非特勞形盡慮贏天下之憂且能定禮刪詩開萬世之教聖而不王索實爲素其道被於今者亦
自有其故也嘗以詩教人溫柔敦厚以書教人疏通知遠以樂教人廣博易良以易教人潔淨精微以禮
教人恭儉莊敬以春秋教人屬辭比事及夫道藝器識無不裁成輔相紀綱人倫廓諸天地及至戰代厄
言龐興名法陰陽異端并起夫子既有獲麟之窮羣籍又遭祖龍之炬亡秦毒螫黔首泥塗正教既夷生
民亦蹙矣是知孔教者爲天地元氣禮樂洪源濬之則天下光潤窒之則天下憔悴謂予不信請舉其微
觀夫漢唐之表章經術其祚靈長普晉魏之旁出異端厥宗遂殞蓋吾教猶機矩表計失之則無以止測
平直於物也考前代之爲吾教害者不外異端之老與佛耳彼夫構園結社鳩合蚩氓解脫無生蠱惑愚
妄戒珠慧劍託言三世之緣意葉心香謬云百法之要九劫五翳祇以自囚六入三塗夢成幻相戒律禪

定適能蔽形真守教文焉足持已凡浮屠之道皆有漏之身也至於稷丘鬼谷虛有其名姓李字芝益增幻誕五情三過不外於谷神九患五難不離乎吐納七十二色惟色觀形三十二光不自光滿滌除玄覽安有氣祖之紛紛道合希夷何必螻蟻之瑣瑣洪胎李腋尤屬不經金母玉妃其誰能見若刺盾以矛皆如桶脫底矣故雖二氏盛時亦實不足競爽蓋入其教者皆齷宇之夫游巧之子或作奸犯科思懺悔以自拔或廢時失業欲托鉢以自贍沙門則草薶爲牀道者則步虛行氣乘杯呪鉢術近乎幻人受磬進簪藝同乎樂伎白足碧眼不過怪民野服黃冠亦稱畸士且其結宇中茅遠於人世託身齷嶺不與俗同鵬者鷹俊所好者殊索象贈鵝所求者兩雖其拂世駭俗悖理違情然其占色觀心非於爲已於吾教固無絲毫惡害之力乃者唐宋諸儒嘗欲入其人而不道其道矣是猶兩葉初萌所以摩天之刃燭火乍朗熄以東海之波勝之不武勇弗足稱也慨自國禁既開歐習東漸坎離胎變效用乃與天通光電深求機都歸神化若取其長夫誰能蔑特中西國情不同禮俗自異民彝既別道德有殊耳食目論者往往遺其制器尙象之能而取其宗教範民之事削足適履殺頭便冠輕吾道若弁髦蔑國教如敝屣耗矣哀哉何妄人之多歟濬嘗私心痛之願以淺中弱植末學膚受無囊括古今表裏人事之能無蘇世居正挽救狂瀾之力前曾以中學教授忝爲孔教會員側聞執事經術湛深道心微密扶正學以宏被悲國教之陵遲結會於首都號召於宇內雲從而景附者某亦其一焉願進土壤細流之言更申拘墟穴隙之意竊謂今日孔教宏敷厥有四術一學校讀經也經學者爲世權衡爲茂典故傳幹以之爲庖廚高彪以之爲府藏楊泉以之爲淵海葛洪以之爲琴箏所謂開億兆之心靈啓生人之聞見才思神皋羣言奧區者誠非溢